



宫墙高，宫门深。梅花独自开。

1796年正月初一，紫禁城举行了盛大的禅位典礼。乾隆将皇位传给了嘉庆，并宣布普免明年全国的地丁钱粮。

这是“十全老人”一生中最完美的压轴戏。他颇为自矜：当政以来，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；此刻，帝国最高的权力正平稳交接，自己的文经武略，想必已然超越历朝历代的所有帝王了！

“打脸”来得飞快。几天之后，川楚边境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。这场起义，粉碎了康乾盛世的幻梦，乾隆的一生心血，全部灰飞烟灭。

那么，所有的过错，都能怪在乾隆一人头上吗？

当然不能。

作为一位帝王，在中国历史上，乾隆绝对不是最坏的，甚至还算不错。

“退居二线”后，他预备在专属宫殿群——宁寿宫花园颐养天年。园里的一砖一瓦，皆代表了乾隆时期的工艺巅峰，紫禁城无出其右者。园子的第四进院落，系符望阁，而符望阁的漆纱，是南方匠人们同心协力织造好、千里迢迢送入宫内的。一片漆纱，

约略一张纸的厚度，却有六层：纱芯层、纸样层、贴金层、打底层、晕染层和勾线层，足见手艺之精。几百年后，《丹宸永固：紫禁城建成六百年》大展的策展人直言，以今天的科学技术手段，仍然未能实现对漆纱工艺的通透理解，更难以原样复制。

漆纱的风格，正是乾隆时期器物的风格——做工纷繁复杂，炫技不遗余力。从这点看，的确挺符合“盛世”的要求了。

但从另一点看——据不完全统计，清代文字狱，顺治年间6宗，康熙年间10宗，雍正年间20宗，乾隆年间130宗，嘉庆年间1宗，光绪年间1宗——乾隆朝以三位数“傲视群雄”，“志节之士，荡然无存”。

在乾隆生活的历史时期，以他的见识水平，无法领悟到经济全球化的趋势，无法领悟到必须变革自身体制，方能在你追我赶的竞争新格局立于不败之地。

一个“大清式”皇帝，哪怕是一个“大清式”的“好皇帝”，就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而言，专横、陈旧、不合时宜，终将惨遭淘汰。